



THREE BLADES. ONE GILLETTE.

Ferdinando Frega — Nando the Scribe

三片刀片。一个 GILLETTE。

THE FAMILY · 04

我们真正拥有的一切——没有声响，不知不觉——总之都在向前走。

就像时间。

它不问。它不预告。

它就来了。

它有一个名字：命运。

有一个人曾经决定，他要被记住。

不是在一个地方。不是一时。

而是被全人类记住。

他只有一次机会。

在美国的一个下午，他从地上捡起一片被扔掉的刀片。

瓶盖是别人发明的。

他看到的是另一样东西。

他没有改进一件产品。

他重写了一个动作。

剃须变成了一个系统。

刀片变成了一次性的。

名字变成了永久的。

人们买这个产品时，

说出的是他的名字。

King Camp Gillette。

共济会成员。

《The Human Drift》的作者，1894年。

我的父亲。

一个矿工和一位贵族母亲的儿子。

在呵护中长大。在没有界限中成形。

12岁时，成年男人就怕他。

不是因为他暴力——

而是因为他从不犹豫。

一天晚上，在去电影院的路上，

他被一群比他大的人袭击了。

一个人。

无路可逃。

他在地面上找到一片剃须刀片。

捡了起来。

在其中一个人的脸上划了一道。

他们跑了。

那一刻再也没有离开。

十四年后：

120名应聘者。

一个职位。

他排在第三。

前两个人讨价还价。

他没有。

他进了Gillette Italia。

一待就是40年。

退休以后，什么都没变。

人们还是在街上拦住他。

还是认得他。

不是凭他的名字。

而是凭他所代表的东西。

Frega。

Gillette的那个人。

那片刀片。

每个星期一，他一早出门。

每个星期五，他回来。

从不抱怨。

从不解释。

他是我的父亲。

有一天，他对别人说，我是唯一真正像他的儿子。

我是多年以后才知道的。

那就是他的方式。

没有宣言。

只有方向。

我19岁。

服兵役。

警察考试通过了。

1985年5月，他在那不勒斯和我见面。

那不是父子间的见面。

也不是为了工作。

那是另一回事。

他只问了我一个问题：

“你打算拿你的人生做什么？”

没有压力。

没有建议。

就这一句。

我用了七天。

然后我进了一家与Gillette有关的联营公司。

最低的职位。

你得从最底层开始，

如果你想看到顶端。

十八年。

我到了顶端。

然后有样东西结束了。

不是钱。

不是职位。

是兴趣。

所以我走了。

他私下里又见了我一面。

那时他已经退休。

他没有试图拦我。

他说他理解。

他一直知道这一天会来。

因为我像他：

不可预测。

总是朝着更好的东西走去。

2003年11月30日。

我离开了我的母亲Gillette。

但我没有丢掉那份DNA。

三个故事。

三个时刻。

这是第四个。

1993年起加入共济会。

毕达哥拉斯。
秘传的修炼。
你拿起一块粗糙的石头，
把它变成能承重的东西。
头脑磨利的，
是心所喂养的。
我成了一名国际经理。
走遍了世界。
又是十八年。
然后有一天，
我开始写作。
不是一本书。
不是两本。
不是十本。
不是五十本。
不是一百本。
超过1600本。
我不再数了。
我想被认可。
但我不卖书。
我给的是访问权。

系统不知道该把我放在哪里。
一个把一切都送出去的独立作者，
不是一个类别。
而是一个问题。
我不攻击系统。
我做得更糟。
我把它的价值拿走。
他们读我。
但他们管不了我。
他们给我定不了价。
他们框不住我。
我无法被控制。
我没有价格。
因为我什么都不卖。
命运从来不在意料之中。
就像我。
但它存在。
而我仍在朝它走去。

Nando